

說文二徐異訓辨序

林 尹

余嘗謂中國文字之構造，雖爲形符，而中國文字之運用，實爲音符，若不解聲韻之學，使形音義三者相互貫穿，則不足以尋文字孳乳之經脈，明本字借字之流變也。蓋六書爲文字之本，指事象形會意，既以聲韻明語根，形聲轉注假借，又以聲音宏其用，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字之中，形聲之字，居其八九，轉注假借，流變萬端，故以聲韻之學，究其演變之跡，明其語根所由，一有法則，若挈裘領，則易簡而理得，中國文字，瞭如指掌矣。

夫指事之視而可識，象形之畫成其物，形體既彰，識辨自易，雖或體經變更，狀有混淆，然察數考校，事屬一端。而形聲之字，孳乳既衆，脈絡相牽，若不曲達旁通，輒易誤解，故今古達人，言六書之義，於指事象形會意，每多難見，假借轉注，足明大體，獨形聲一道，闕然不通，此亦研治中國文字之一大缺憾也。

段玉裁曰：「六書之有諸聲，文字之所以日滋也。考周秦有韻之文，某聲必在某部，至嘖而不可亂，故視其偏旁以何爲聲，而知其音在某部。」此由形聲之字，可以類別聲韻也。段玉裁又謂：「形聲字多兼會意，故从某聲者多有某意。」此由形聲之字，可以類別字義也。然形聲字之音，或有與其偏旁之聲韻迥異者，形聲字所从之聲母（即偏旁），或有無意可說者，段氏亦不能解也。

形聲字之音，或有與其偏旁之聲韻迥異者，此蓋無聲字多音之故也。無聲字者，即指事象形會意之字，或爲意象，或爲形象，或爲意合，其形體無聲，由於造字者憑其當時之意識，取其義而定其聲者也。以文字非一時一地一人所造成，因造字者意識之不同，與方言之有異，故同一形體，每有不同之意識與不同之音讀，此無聲字之所以多音而且多異訓也。如說文：「引而下」讀若還，「下」上通也。古本切。以聲論之，古本切在見紐，因在心紐，還在透紐；以韻論之，古本切屬痕韻部，因屬先部，還屬沒部。（以本師所春黃先生二十八部標調）是「下」有三音也。又如中讀若徹，或以爲卽字，則中有徹二音。以止爲足，則止有止足二音。疋或以爲疋大疋字，亦以爲足字，則疋亦有三音也。後人不明，見形聲字與其諸聲之偏旁，聲韻迥異，而以爲非聲，或輒改爲會意，如李陽冰謂「非取毒聲，段玉裁改以女己會意」，殊不知說文自皮及切又讀若香，是豈爲無聲字，有二音也，故鴟从鳥聲，則爲彼及切，鄉从自聲，則爲許良切，若無又讀之明文，則人於鴟鄉二字同从自者，必疑有非聲者矣。

先師所春黃君嘗謂：「形聲字有聲子與聲母聲韻不同者，（諸聲之偏旁爲聲母，所構成之形聲字爲聲子，而數音中之某一音，正與此聲子之本音相同，故取以爲聲，其後無聲字漸失多音之道，此一聲子所从之聲母，再不復存此聲子相同之音讀，故聲韻全異，乃後人疑惑也。」）實因此一聲母或聲母之母爲無聲字，當時兼有數音，而數音中之某一音，正與此聲子之本音相同，故取以爲聲，其後無聲字漸失多音之道，此一聲子所从之聲母，再不復存此聲子相同之音讀，故聲韻全異，乃後人疑惑也。」

形聲字所從之聲母，或有無意可說者，此蓋造字之時，其所用之聲母，已爲假借也。夫音義相離，謂之變易，義自音衍

，謂之孳乳，治玉曰理，治人曰吏，人身之理曰力，同一語根，變易多門，是音義相離也。人身之理曰力，於是水之理曰勑，木之理曰柅，地之理曰防，同一字根，孳乳寢多，是義自音衍也。變易孳乳，音義相關，故形聲之字，或義由音衍，或義含於聲，義含於聲即假借同音之字以爲聲母。雖聲母無意可說，其語根必有意可尋也。不從一不聲，不字無意可說，不聲則有意可尋。蓋不與旁溥音近，旁溥訓大，故借不之聲，以代旁溥之義，此不聲在造字之時，已爲假借也。不與不古多通用，是古已借不爲旁溥之義，不以不爲聲，乃後起字也。祿以示彖聲，彖字無意可說，彖聲則有意可尋，蓋彖與鹿音同，故說文凡从鹿聲者，重文每作彖，此彖聲在造字之時，已爲假借也。應从鹿，與祥之从羊同意。

至如說文中形聲之字，或大徐有聲而小徐不言聲者，或小徐有聲而大徐不言聲者，或大小徐俱不言聲而清代學者以爲有聲者，此蓋言文之始，實簡而陋，及其繁衍，遂有孳乳，孳乳之字，必語根相同，聲韻相近，故以事爲名，取譬相成，而形聲之字遂多也。夫語根相同，其義可尋，聲韻相近，其聲可從。同音多同義，故形聲必兼會意也。今考說文合體之字，除純會意者外，大抵皆有聲可言，道从辵从首，實首聲也。皆从比从白，實比聲也。差从左从手，實手聲也。輶从車付，實付聲也。廔从九从首，實九聲也。獻从金獻，實獻聲也。達从辵从奎，實奎聲也。位从人从立，實立聲也。上例爲大小徐皆不言聲之字，或大徐言聲，小徐不言聲，言聲者，不在此例。許書自陽冰竄改，已失其真，二徐重校，未達斯旨，故異訓遂多，後人不解，益滋疑惑矣。

前代學者，以形聲字聲必兼意，故每與會意相淆亂，以形聲字孳乳者多，故又與轉注相疑惑，以形聲字義含於聲，故或混假借於一談，因形聲之說不明，而六書之義不辨，亦可慨也。余承先師蘄春黃君之教，得識其途，近數年來，講述說文，益知其要，嘗欲矯陽冰之謬誤，究二徐之得失，補清儒之遺漏，重觀許君之面目。適安宜相菊潭先生以所著說文二徐異訓辨見示，並屬爲序端，余展讀再三，深佩其所考校，皆有依據，以視淺學之徒，或橫作自是，言無典常，或刻削文字，不求聲韻者，誠不可同年而語，非僅爲許氏功臣，亦爲二徐張目也。而其所辨正者，以形聲之字爲多，故述形聲之例，以就正於菊潭先生暨當代諸君子，即以爲序云。

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四月瑞安林尹序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